

聖路易斯大拱門之下：城市與文明的榮光與寂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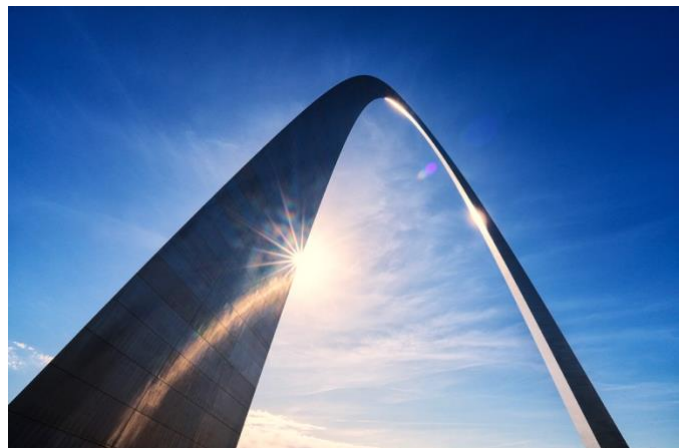
- 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

當我站在密西西比河畔，仰望那座銀色的巨大弧線時，我立刻明白為什麼聖路易斯大拱門（Gateway Arch）會成為美國最具象徵性的建築之一。那並不是一座普通的紀念碑，它像一支巨大的弓，從大地上拉開一條弧線，直指天空。站在拱門下，人會自然地抬頭，視線便被引向遠方。或許這正是它的寓意，這座拱門是向引領你向外看的。

聖路易斯大拱門建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，其目的是為了紀念美國向西部擴展的歷史。在1803年傑弗遜總統完成了路易斯安那購地案（Louisiana Purchase）之後，聖路易斯（St. Louis）的地位便一飛沖天，正式開啟了它作為「通往西部之門」（Gateway to the West）的傳奇時代。傑弗遜總統在完成併購後，隨即派遣了劉易斯與克拉克探險隊（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）去探索這片未知的土地。他們正是從聖路易斯啟程，沿著密蘇里河逆流而上。這次壯舉向美國人證明了通往太平洋的可能性，聖路易斯也因此人們心中烙下了「啟程之地」的印記。此後，聖路易斯成為了無數拓荒者踏上未知大陸的起點。從這裡奔赴，人們穿越大平原、翻越洛磯山脈，進入一片當時仍被視為「邊疆」的土地。隨著19世紀中葉西進運動（Westward Expansion）進入高潮，成千上萬的拓荒者湧向奧勒岡小徑（Oregon Trail）、聖塔菲小徑（Santa Fe Trail）和加州。聖路易斯變成了最大的補給站。

聖路易斯大拱門的設計極為簡潔，它由芬蘭裔美國建築師埃羅·沙裡寧（Eero Saarinen）設計，1965年竣工，1987年獲選為國家歷史地標，2018年更正式升格為國家公園。大拱門高約192米，與其跨度幾乎完全相同。整個





結構由不鏽鋼覆蓋，表面光滑而沒有多餘裝飾。從建築語言上看，它幾乎是一條純粹的數學曲線，一個巨大的倒置拋物線。正因為如此，它既顯得現代，又帶著一種超越時代的抽象感。很多紀念碑都需要雕像、文字或浮雕來講述歷史，而這座拱門幾乎什麼都沒有。它只是靜靜地立在那裡，用形狀本身來講述故事。然而，這座完美無瑕的數學幾何

，與它腳下承載的土地，似乎共享著不同的命運。

當我離開河岸，走進城市街道時，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景象出現了。聖路易斯的街道並不繁忙，許多店鋪的櫥窗空置，有些甚至貼著已經褪色的出租告示。行人不多，汽車也稀疏。老舊的建築在陰影中蜷縮，像是一個曾經繁榮卻已逐漸沉睡的地方。這種感覺與拱門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對比，拱門象徵的是向外開拓的雄心，而城市卻呈現出向內收縮的沉默。這種落差，或許正是聖路易斯最耐人尋味的地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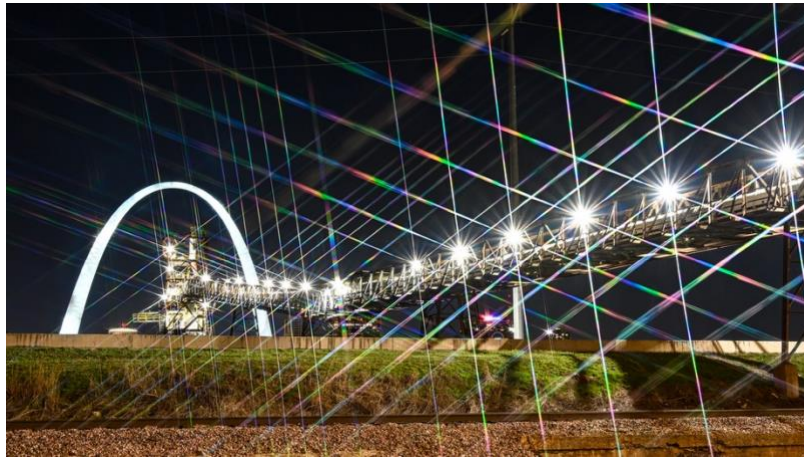
在十九世紀，這裡曾是美國最重要的交通樞紐之一，密西西比河與密蘇里河在此交匯，水運貿易使這座城市迅速繁榮。當時許多前往西部的探險隊、商人和移民，都在此整裝出發。對許多人來說，聖路易斯是文明的最後一站，也是未知的第一步。

然而，歷史並不總是沿著同一條道路前進。二十世紀之後，美國的經濟與人口逐漸向其他地區轉移。雖然聖路易斯在水運時代稱霸，但後來在鐵路競爭中輸給了芝加哥，芝加哥更早地擁抱了橫貫大陸的鐵路網，這才讓聖路易斯在19世紀末逐漸失去了「中西部第一大城」的寶座。隨著河運的重要性下降，聖路易斯的製造業也逐漸衰落，許多中產階級搬到郊區。城市與郡在十九世紀末期行政分離，也使城市無法像其他美國都市那樣向外擴張。

結果是，都市圈依然存在，但城市核心逐漸失去人口與稅收。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，使聖路易斯成為「銹帶（Rust Belt）城市」，就是那些曾經在工業時代輝煌，卻在新時代逐漸褪色的城市。歷史有時也帶著一種微妙的諷刺，當年無數雄心萬丈的美國人從這裡起步，尋找新的土地、新的



城市和新的機會，那些地方如今繁榮而熱鬧，而往昔的起點卻被冷落和遺忘。雄心常常向外延伸，而城市則可能在時間中沉澱。



這座拱門不只一座城市的象徵，而更是一個文明方向的象徵。它提醒人們，美國曾經是一個不斷向外擴展的國家，一個相信地平線之外仍有其他世界的國家。美國曾經向全世界招攬人才和新點子，但如今彷彿陷入排外和故步自封。拱門仍然閃耀，城市卻不再喧鬧

，這種景象讓人不禁思考：城市的興衰與文明的起伏是否屬於同一條曲線？

在黃昏時分，一夕斜陽緩緩地跌進太虛，夕陽點燃了拱門的不鏽鋼表面，將巨大的弧線淬煉成一道金色的光，它看起來不像一座紀念碑，更像一道巨大的門。但那道門究竟通向哪裡呢？

2026年3月12日

〈聖路易斯大拱門之下：城市與文明的榮光與寂靜〉

原載於南加州版《號角》

[更多資訊](#)